

即便错过了跨年晚会中的阿云嘎，也不应该错过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舞台上的罗密欧，这出中文版音乐剧复刻了20年演出足迹遍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语经典，携原版的荣耀与中国演员的东方质感跨年登台。其中四版“罗朱”阵容中，若论人气，阿云嘎版罗密欧当仁不让，不过在上学时，阿云嘎甚至都不敢想未来自己能够出演罗密欧。

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文版音乐剧亮相

阿云嘎： 以前不敢想 能出演罗密欧



阿云嘎



阿云嘎是罗密欧扮演者之一。剧组供图

1 出演罗密欧 过去想都不敢想

有金曲有个性有故事有颜值，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这部法语音乐剧想不红都难。上大学时，阿云嘎就曾在赏析课时被这部作品的片段一击即中，后来便自己在网上找、向老师求，看了全剧的视频。那个时候他在想，自己什么时候能演这样的戏。“如果能演这样的戏，真的是一种荣耀，但却想都不敢想。那时音乐剧尚未普及，但我相信，总有一天这个剧种会兴起的。因为这是桂冠级的艺术。”

阿云嘎眼中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有着近乎完美的基因。“这个戏的音乐太好

听了，莎士比亚宏伟的爱情和悲喜剧用音乐的形式完成了故事的讲解，有韵律的台词之外，音乐更加诗情画意，每一个环节都恰到好处，作品的成功也是必然的。”

剧中的罗密欧18岁，而阿云嘎则尽力还原自己18岁的模样，“我和罗密欧之间有很多相似，比如18岁时的叛逆、忧郁和为爱冲动，这也是每个年轻人都有过的，谁没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呢！无形中我们之间有一座桥梁可以进行沟通，我不敢说我的这个版本呈现有多么的好，但他一定是独一无二的。只有融入自己的经历，角色才会生动。”



阿云嘎在剧中。

2 不需本土化 爱情本身足以动人

一唱定情、一生许诺、一世守护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就该爱得热烈，有诺言就敢托付终身，就敢违抗世俗，甚至付出生命，看似草率，而这也正是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最打动人地方。虽然罗密欧的生命极其短暂，即便绚烂地绽放也是昙花一现，但也正是这种残酷的美成就了这部法语音乐剧。

这些年，阿云嘎看过中外太多版本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无论是英国皇家莎

比亚剧团的话剧版，还是巴黎的歌剧版，甚至各个国家对于法语音乐剧的翻版，他都认为各有可取之处。“意大利、匈牙利、德奥等版本，服饰和故事背景都融入了自己的民族元素，无法说究竟哪一个版本更好，都有各自的长处。我们的中文版是根据法语版复刻过来的，也有人问在这个过程中是否需要本土化，其实罗朱的爱情不需要做本土化的处理，爱情本身就已经足够打动人。”

3 原版导演执导 排练中没有任何障碍

法语原版编舞、导演卡尔·波塔尔此次担任中文版的导演与编舞。排练中，阿云嘎说，“他对我们的呈现很满意，我们有不懂的也会随时问他。这种合作是非常良性的，排练中没有任何语言障碍。”据称，法国导演在剧组学会的第一个中文字，就是“牛”，足见其对中文版演员团队的认可。

在阿云嘎看来，剧中每一首歌都太好了，如果非要说出一首最爱的话，他选择的是《我怕》和《仇恨》。“《我怕》是罗密欧复杂内心的展现，他就像是一只被束缚的笼中小鸟一样，看到了即将要发生的不可控的事，却无能为力，这首歌把他内心的纠结唱了出来。而《仇恨》的编舞和曲目都非常好，可

以说是一首歌搭建起了整部音乐剧的基调，作品由此开始延展。”

“享受舞台、享受当下”，这是每次参与舞台剧创作时，阿云嘎最喜欢说的一句话。“2020年年末，《在远方》的创作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快乐，这种快乐只有从事戏剧创作的人才会懂，都说创作的过程是痛苦的，但作品呈现的一刻却是无比美妙的，非常幸福，又如此简单，这是比演出还要快乐的另一种方式。而2021年年末，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的演出，我想传递给观众的是，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爱已经被削减得非常多了，如果观众看完后，能够珍惜身边的人，这个戏就足矣。”

据北京青年报

《人生一串3》： 续写烧烤摊人生百态

2019年的盛夏夜晚，《人生一串2》迎来了收官之夜。当第3季再次归来之时，已经是2021年的孟冬时节。

屏幕之外，中原大地寒意渐浓，尽是满目萧瑟的景象。但在《人生一串3》的镜头之中，却是烟火人间的热闹繁忙，观众的味蕾也在画面的刺激下开始苏醒……

不用网络流行词迎合年轻人审美

“有的人一说话，你就饿了”。在《人生一串3》的评论区下，能看到这样一条高赞的热评。毫无疑问，这让人产生饥饿感的声音，自然是来源于总导演陈英杰的旁白。从第一季开始，陈英杰低沉模糊、又略带沧桑的“烟酒嗓”，就让人耳目一新。此后，陈英杰的声音成了这部纪录片的特色标签。

说到旁白，自然不能不提片中江湖气息满满又逗趣诙谐的文案。无论是将淄博烧烤里的卷饼表皮，比喻为“环形山地貌”；还是玩笑烧烤摊主老单广收学徒，为烧烤广场上“唯一继承了稷下讲学的人”；抑或调侃东北人幽默，但是“对蚕蛹来说，一生都要被他们烤，一点也不幽默”的地域反差……诸如此类，充满着妙趣横生的市井气，又能在不经意处道出烟火人间的平凡百态，被网友们称为是“百万文案”。

说到创作的“雷点”时，担任撰稿工作的总导演陈英杰与同为撰稿、同时也是总策划、导演的张岳明，都异口同声地说到了一点，那就是极少使用当下的网络流行词。“什么‘绝绝子’‘YYDS’‘破防了’之类的，这种词我们绝对不会用的。我们不希望用很多很固化的语言，去谋求所谓的跟年轻人有共同语言。我们还是想拓展语言表达的可能性。”

万丈红尘里的细碎闪光点最动人

围桌而坐的食客吃得满嘴流油，服务员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桌椅中，憨态可掬的老板笑着引客人入座……人间烟火，仍旧平凡而温暖，琐碎而治愈。“正是这种日常生活，是最不容易被撼动的，对美食的向往也不会被磨灭。”张岳明说。

美食纪录片中，美食总是和人物故事紧紧捆绑在一起，若没了人间故事的酸甜苦辣，再美味的食物也少了灵魂。但如果将重心放在人物故事上，又会引起网友的疑问：究竟是讲“人”，还是讲“食”？

如果想要煽起屏幕外观众的热泪，陈英杰直言，片中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。“你要是讲深了，这片子就变味了。因为烧烤本身是给大家幸福感的，我们尽量去抓生活里边积极的东西，以温暖轻松的方式，焕发大家的热情。”

“万丈红尘里，各种各样的细碎的闪光点，是各个年龄层都能感受到的。我们当时做的时候，也是想最大程度地让大家找到共鸣。”张岳明补充说。

“有人味儿”的作品难以被模仿

《人生一串》走红背后，自然跟其受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而细看该片的受众分层，年轻人的占比达到了多数，某种程度上，这也颠覆了大众对纪录片受众定位为“高龄、高知”的认知。走过三季，仍被年轻的观众所认可，未产生审美上的疲软感，来自于作品“真实”的生命力。

“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的一点，就是在整个制作过程中，从来没有跟观众装腔作势的意思。从画面的拍摄，到解说词的撰写，尤其是主创跟观众交流的角度，是平等而真诚的。”总制片王海龙说。

在《人生一串》之后，“跟风者”不在少数。但在陈英杰看来，也不过是“画龙画虎难画骨”罢了。因为在《人生一串》诞生之初，就注定了其是有着极为鲜明的个人风格特色的作品。

能够经历数年后仍拥有热度和口碑，《人生一串》展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。当片尾的字幕亮起，满屏弹幕飘过的“多谢款待”，也在无意间印证了那一句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”。

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